

(一) 小引

我於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，任職台灣省衛生試驗所，因為本身職務的關係，每年都要到山區採集藥用植物標本，訪問各地山村的山產行，訪問中藥加工工場，有時候參加省政府衛生處主辦的偽藥取締督導組，而訪問全省各地的中藥店；近年來由於栽培藥草很流行，也有機會訪問藥草栽培農場。因此旅行實島山村的機會可能比較多些，往往揹着背囊，採集箱，標本來，頭戴斗笠，孤身一人，到處行脚，或宿於山村小店，或住在山胞家裡，一如取夫走卒隨處流浪，惟其如此，才多有機會與山野村農接觸，不但採藥，間亦采風。幾年以來閩南話也能够勉強聽得懂，多少也可以說幾句，雖然發音尙欠正確，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思，好多有趣味的事情，信手寫來，略資談助。

(二) 抽藥籤

約在民國四十六年，我第一次去滿州鄉採集。滿州鄉位於實島南端，由恒春折向東北，有公路車可達。當時的滿州鄉，是一個還沒有電燈的鄉，筆直的一條大街，街旁有一間小廟，廟祝是一位將近六十許的老者，廟裡有兩種籤，一種是運命之籤，一種是「藥籤」，藥籤上祇有號碼，病者家屬，拜神以後，抽取藥籤一支，記取所抽號碼，然後到街上僅有的一間中藥店，按號取藥。原來廟裡已錄有一本藥籤處方集，放在店裡，一號一方，這乃是一種靠老天爺，碰運氣的治疗方法。

我當時頗為希奇，以為祇有滿州鄉這種偏僻的農村纔會有如此原始的服藥法，誰知並非如此，三年前去有名的北港媽祖廟，看到廟裡有鉛印得十分整齊的藥籤處方，一張張掛在牆上，任人領取，計內科處方約一百二十，耳鼻喉科、眼科、小兒科處方各數十。才知道抽藥籤在台灣是頗為普遍的，其後再度去滿州採藥時，曾特地訪問當地的中藥店，並參觀了他們所保存的處方集，曾抄下其中數方，大約都

是些簡單的中藥方，有的祇有一味藥，或二三味不等。回到恒春，曾與南門外廣生藥店的「頭家」馮順賢先生，一同去城外的關帝廟，訪問了廟裡的尼姑，看過她們所保存的藥籤處方，大致與滿州鄉的相同，我曾經問過馮先生，據馮先生說，恒春中藥店大概都有一本藥籤處方，每當病者家屬持號取藥時，大概店裡老闆總要問一下，是小孩吃還是大人吃，也有時候藥方與處方正好相反，這時老闆就要斟酌情形予以更換，以免誤投。回到台北，請教同事，才知道抽藥籤原來在台北也有，這是一種民間原始的公定處方集，雖各廟傳抄，難免有誤記藥味情形，但大致上可以看出必出於一源，如果要考查藥籤的創始者是誰，恐怕要從台灣建廟的歷史考察着手，可惜我不是佛教徒，對於廟宇建築的先後無由獲悉，祇好留待有心人去研究了。

恒春恐怕是台灣最完整的一座城了，四個城門和城牆大致仍然完整，同時也許是清國時代最後修建的一座城，我第一次去恒春時，在街頭小店吃飯，桌子上放一個盛筷子的竹筒，在吃飯時，要從竹筒裡抽取一雙筷子，雖然招牌上寫着「衛生本位」，依然滿屋蒼蠅，當時的心情，大有抽藥籤碰運氣的感覺。

(三) 看到了滿族遺跡

讀台灣通史，知道康熙中平定台灣以後，可能有一部份滿洲人來台做官，或有少數滿洲人在台落戶，我這個來自東北的滿洲人，於旅行採集之餘，有時候流覽廟宇，訪查滿族遺跡，第一個當然要問一間滿洲鄉何以名之為滿州了，原來滿州鄉的命名是日本人的傑作，這兒本來是一個山胞的村落，它的原名的山胞語發音，略與「滿州」的發音相似，所以改稱了滿州，這與打有的改稱高雄，鷄籠之改稱基隆，如出一轍，可見這個「滿州」與「滿洲」是無關的了。

去歲到宜蘭去，與記者王士先生遊覽市內各廟

字，在文昌廟發現了滿族的遺跡，原來廟中「文昌帝君」的木刻牌位，乃是滿文與漢文並列的。由此可以推知，至少過去在宜蘭曾有滿洲人來此做官。

此外，歷史較久的廟宇，都有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道光、光緒等朝的御筆匾額，乃是常見的事。

以前曾讀清史，知清朝「平定台灣」以後，將鄭成功謫系子孫，移往華北，編為漢軍世襲佐領，未悉今日鄭氏謫系子孫在台者何人？

(四) 究竟誰是真正台灣人？

四年前與甘偉松教授同去小琉球採藥，於某村會見「燉煌洪氏」，其堂屋正門記做「燉煌堂」。本月去屏東水門採集，在一家小食堂午餐，見其祖宗牌位上記有「京兆」字樣。幾年前我的助手吳技佐盛麒（現在服兵役）是苗栗頭份的客家人，有一次我問到他的祖籍，他說家譜上記有「遼東」字樣。還有以前在高雄煉油廠服務時，我的藥局助手周老林君，因家裡修建房屋，要我替他書寫堂屋的堂名，是「汝南」衛生試驗所技正溫永勝藥師，原籍是屏東客家，祖先堂名則為「太原堂」，可見祖籍是山西太原。這些事實說明了，今天的閩南人的祖籍，並非福建，乃是華中、華北、西北各地，而今天的客家人的祖籍，亦非廣東，乃來自華北、東北各地。有一次松山一位何老牧師告訴我說，閩南人是中華民族裡最堅強的氏族，遠自晉朝即因避免異族的統治而南徙，最後遷來台灣。一位客家的朋友告訴我說，客家南遷的歷史也是很早的，他們由華北播遷到揚子江下游時，一部份沿長江上游到達四川，一部份則到達廣東，因係做客，故廣東人稱之曰客家。

上面這些事實，使我懷念蔣緯國將軍，民國四十九年七月，我服役蔣司令麾下的裝甲部隊，在三民主義講習班的開訓典禮席上，恰好有若干充員戰士退役，他們退役前的最後一次聆訓，與講習班的開訓典禮講話，同時舉行，當時蔣司令找出幾名士兵，叫到台上來，問他們的祖籍，有的人答說在福建某地，蔣司令又會問他們曾否查閱地圖，曾否弄清楚祖籍在地圖上的位置，今天回想起來，更覺得這實在是一個極富教育意義，並且是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。今天追隨政府由大陸來台的所謂「內地人」，或稱為「外省人」，與抗戰時期四川人所稱的「下江人」，是相映成趣的名稱。我們祇能說，今天的閩南人，客家人，與外省人的區別，祇是先來的中國人，本來大家同是一家人。

希望的泉源

浩瀚無邊的波濤捲上海灘，

匆匆而乏力地自行消散；

飄流過的痕跡。

找不出絲毫留戀。

看那邊！

經由港灣峽口連通的內陸，

却正充溢着徐徐灌注的深潭。

※ ※ ※ ※

黎明的降臨，

無那東窗的開啓而滿佈光輝；

遲遲高昇的旭日，

儘管它慢得出奇，

回首原野，

業已大地春回。

※ ※ ※ ※

以上的詩句是十九世紀作品，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把它背誦得滾瓜爛熟，當二次大戰中，德軍在西歐戰場一路勢如破竹之際，英倫三島已到了窮途末路，於是邱翁在1941年的一篇文告中，光榮地使用了這句話，終於使美國加入戰團，挽救了三島危局，可見政治家也該好好讀書似的。